

王尧
著

ZANGCHUAN
FOJIAO
CONGTIAN

藏传佛教丛谈

喇嘛教对藏族文化的影响
元廷所传西藏秘法考叙
辽刻《契丹藏》发微
诗人、圣者米拉日巴的自然雅趣与性瑜伽观
宗喀巴思想的历史渊源
书卷纵横崇明德，山河带砺灿晚霞
特立独行，追求真理

中国藏学出版社

藏传佛教丛谈

ZANGCHUAN
FOJIAO
CONGTAN

王尧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传佛教丛谈/王尧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80253-454-4

I. ①藏… II. ①王… III. ①喇嘛宗—研究 IV. ①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8160号

藏传佛教丛谈

王尧 著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毫米 1/16

印 张 15

印 数 1—3000 册

字 数 202 千字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3-454-4/B·129

定 价 28.0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dfhw@zzcb.com.cn 电话:010-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王尧先生，1928年生，江苏涟水人。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藏语专业。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佛教协会《法音》杂志编委，德国波恩大学《藏文历史文献》专刊编委。

王先生对藏文化有长期的观察和宏通的识见。50余年来，他结合田野工作和教学实践，撰写十余部专著及百余篇论文，主编多部藏学研究丛刊，在藏语的分期和方言划分、古藏文文献的整理和译释、汉藏文化的双向交流轨迹、藏传佛教和汉藏佛学、藏族民间文学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尤其是他将吐蕃时期三大藏文文献（敦煌写卷、金石铭刻、简牍文字）引入西藏古史研究，对吐蕃史、中亚史及相关领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王先生担任海内外多所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以不知疲倦的热忱投身于学术文化交流。他是最早活跃在国际藏学舞台的中国学者，而且是连续参加第3—10届国际藏学会的享有国际声誉的藏学家。

着意畫為松天矯如虬龍千巖萬壑甲萬壑時在鏡中
有一松此其以似柳之眠後之起眠歷者雲長年起有
春風德氏書喧人躁竹意心聲共時江海多一鳴枝拂
氣霜天淡一有淑霜雪餘鐘一為母為林才難得光不
同與身許過日三光年三光歲為松如長存天色

近作題為松園餘意

天樸同公

天樸同公

趙朴初



赵朴初《题万松图》墨迹

目 录

喇嘛教对藏族文化的影响	(1)
藏传佛教经典丛谈	(25)
吐蕃佛教述略	(43)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译注	(64)
元廷所传西藏秘法考叙	(75)
丽江—理塘版藏文大藏经考述	(90)
辽刻《契丹藏》发微	(113)
藏族四大诗人(米拉日巴、萨迦班智达、宗喀巴、 仓央嘉措)合论	(118)
诗人、圣者米拉日巴的自然雅趣与性瑜伽观	(161)
宗喀巴思想的历史渊源	(175)
书卷纵横崇明德 山河带砺灿晚霞 ——评王森先生《西藏佛教发展史略》	(202)
特立异行 追求真理 ——记我所知道的先师于道泉先生	(223)
《题万松图》的故事	(234)

喇嘛教对藏族文化的影响

佛教传入我国西藏地区,是在公元7世纪中叶。^①当时,仅在吐蕃王室内部和一些贵族家庭中间酝酿,在人民群众中并没有多大影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一种原始宗教,称为苯教(བོན་པོ་)。

苯教起源于西藏高原上古老的民间的自然崇拜。初民对于天地山水、日月星辰等大自然多种变化有不可思议的神秘感,对天灾、瘟疫、风雨雷电等现象不可理解。于是,对自然物产生了朴素的敬畏和崇拜心理,逐渐演化成宗教。^②既然是一种宗教,相应地也就有一套道理,一套迷惑人心的说教和一套仪式。比方说,苯教徒把宇宙分为三个境界:高处是天神的地方,天上住着天神六弟兄(ཡལ་ཐལ་བཤལ་བློ་བྲལ་)和他们的眷属,最高的天神是“什巴”(ཤི་བ་པ་)。中间是人类居住的地方,人间的统治者——赞普(བཙུན་པོ་)是天神的儿子(ལྔ་པོ་),他受天神的委托,统驭人间,他当然要受到人们的尊

① 后起的佛教徒史学家,总是把佛教的传入上推到遥远的古代,但都缺乏可信的证据。若认为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两位佛教信徒进入藏区,带去最早的佛教,似乎没有多大争议。

② 西方的研究者把苯教当作流行在中亚—蒙古的萨满教的一种变体,还有待进一步证明。参见霍夫曼:《西藏的宗教》(The Religious of Tibet),1951年。

崇。一旦他的任务圆满,就要通过一种天梯返回天界,继续享受天神的清福。地下和地表一带住着各种“精灵”、“龙”和“魔怪”(གཉན། བཅན། རྒྱུ་རིང། ……),守护着地下的资源和财富,它们跟人类关系异常密切,能给人以祸福、灾祥、吉凶。总之,人们千万不能得罪它们,否则,那你就等着倒霉吧!疾病、灾害、瘟疫都是它们在捉弄人或者是在惩罚人的应验。而苯教的先知们,其中最高的代表是辛饶米保(གཤེན་རབ་མེད།)。他们既能通神,经常作为神的代言人,同时又有役使精灵魔怪的神通,因而自然地成为人们的生活指导者和保护者。他们实际上干预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婚姻、丧葬、疾病、出行、渔猎、放牧,直至交兵、会盟,事无大小都得由苯教巫师来主持个仪式。甚至吐蕃王朝的大事,像赞普的安葬建陵、新赞普的继位主政,都由苯教巫师来解决。他们的权力大得惊人。^①藏文史书诸如《布顿佛教史》、《吐蕃王统世系明鉴》等都一致说:“自聂墀赞普起至拉脱脱日年赞之间,凡二十六代,都是以苯教护持国政。”看来,这大致是符合事实的。

苯教巫师的权力逐渐膨胀,逐渐成为赞普王室的威胁。因为最大的、左右国政的巫师——孤本(སྤྲོན།),照例都是几家大贵族的子弟世袭担任。这几家大贵族又与王室通婚,赋有“尚论”(ཁོ་སྤྲོན།)的地位,形成专权的外戚集团。例如:蔡邦氏、琛氏、交若氏(唐代译为属卢氏)、那囊氏、卓氏(唐代译为没卢氏)五大家族,轮流执掌吐蕃军政大权和教权,赞普的权力逐步削弱,甚至新王的继立都由他们决定。而苯教巫师总是在节骨眼上,以“神”的意志出面支持这些老贵族,^②打击王室。实在不如意时,他们就以进毒的手段,杀害赞普。像松赞干布的父亲囊日松赞,墀松德赞的父亲墀

① 以上关于苯教徒的宇宙观,见于《唐蕃会盟碑》东侧的藏文记述,同时还见于《第穆萨摩崖刻石》文字记述。载《吐蕃金石录》,不具引。又参见《苯教史历》(The Treasury of Good Sayings: A Tibetan History of Bon),牛津大学东方文化丛书,1973年。

② 藏文史书不止一次记载,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权贵们用贿赂神巫的手段,散布某种预制好了的“预言”来压制对方。

德祖赞都没有逃脱他们的毒手。^①这样一来,吐蕃王室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从心理上就跟苯教(也就是跟几家权贵)产生矛盾,在实际生活中形成冲突。我们在吐蕃史上,见到一次又一次的夺权斗争,“谋逆”、“叛乱”、“镇压”、“罪谴”、“抄没”、“流放”都是这种矛盾的反映。吐蕃王室一个劲儿想把教权(神权)夺回来,让它为自己服务。所以,当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一种比较陌生的思想体系,一经传到西藏以后,吐蕃王室和拥护王室的势力,受到新的刺激和鼓舞,憧憬一种新的希望,因而立即在宫廷里受到热烈欢迎,就是这个原因。

事情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开头,也就是在7世纪中叶以后到8世纪初,有为数不多的佛教僧人进入西藏,带进几座佛像和少量的经典(梵本或者汉文、于阗文译本),开始在王室支持下羞怯地开展活动,盖了几座神殿。但还不是寺庙,仅仅是供奉佛像的,没有僧侣的、也没有诵经活动的殿堂。苯教徒对此非常敏感,他们对这种外来的“异端”抱着警惕的敌意,不安地注视着这一切。当某种天灾或魔难降临时,他们立即指责说:这就是由于外来的异教徒招来的祸害。其实,天灾是年年都有的事,这种指责不过是一种借口罢了。由于佛教还不懂得怎样在西藏扎根,还没有群众,王室也没法抵挡这种压倒的威胁力量,无可奈何,只好偃旗息鼓,甚至劝僧人撤退,停止活动。这样有过几次反复,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总结了经验,佛教的力量重新在王室支持下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开展了佛教西藏化的运动——

佛教开始大量吸收苯教的神作为自己的神,吸收苯教的仪式作为自己的仪式。一下子起了变化,对人民群众来说,这种宗教似乎又是非常熟悉的,可以亲近的朋友了。比方:在佛教西藏化的过程中做过重大贡献的莲花生大师,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位魔术师般的人物,随机应变,降妖捉怪,本领通天,苯教巫师跟他来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他可以一下子把苯教的地方神祇“十二丹玛”

^① 参见《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北侧藏文,《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

(བནྟན་མ་བཙུ་གཤིས་) 统统宣布为佛教的护法神,又把苯教的最基本仪式——“火祭”作为佛教的烧施、护摩等同的东西,完全接受下来,在佛教里安一个座位。这样一改变,神是熟悉的神,仪式是熟悉的仪式,西藏人民再也不感到佛教是那么陌生了。再加上佛教那一套天堂地狱、轮回果报的说教,十善、十八界、十二因缘等等基本理论实在比苯教高明,很容易在思想上征服在奴隶社会里受苦受难的人民。这样,佛教慢慢地在西藏高原扎下了根,形成一种西藏化了的佛教,人们称之为“喇嘛教”。我们今天讲喇嘛教时,就是指这种宗教(它后来又流传到蒙古族和满族中间)。

8 世纪中叶以后,喇嘛教有了飞跃的发展:

第一座真正的寺院建立起来了。桑耶寺,坐落在赞普牙帐的附近(属于山南贡噶)。关于兴建这座寺庙历史的名著《巴协》(པ་ཇེ་དཔེ་བློ་བཟང་པོ་) 叙述得非常详细。它落成于 779 年,大殿高三层,是采用了梵式、汉式和藏式的三种形式混合体。四周还有四座佛塔,围墙象征着四大部洲和铁围山。规模之大是空前的,落成的庆祝会据说几乎开了一年。此后又相继建了“噶迥寺”和“温江岛寺”,都是规模很大的寺庙。第一批的僧团建立了,藏人出家,组织僧伽团体是经过充分准备的。先请了印度的第一流的佛教学者静命大师(ཞི་མཆོ་ལྷ་མོ་) 来藏,又请了根本说一切有部的 12 位阿阇黎,按照佛教的规定剃度第一批贵族青年出家。这第一批出家人共 7 名,称为“七觉士”(མ་ཇ་མེ་མེ་བཙུན་),他们的名字在几种史书里记载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说只有 6 个人。^① 有了僧团组织,就有了继续发展、扩大的条件,不久以后又有 30 几个人出家的记载,再后来,连赞普王妃都剃度出家,说明喇嘛教的影响在逐渐扩大。

第一批佛教经典开始译成藏文,传说中早已到了西藏的经典如《宝篋经》、《宝云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概都是在这时译出的。这时,派遣了一大批青年到印度和尼泊尔、迦湿弥罗去学

① 根据《布顿佛教史》所载,这 7 个人的名字是:善逝铠护、宝护、智王护、遍照护、龙王护、天王护和宝王护,名字中都常有一个“护”(སྒྲ་) 字,是秘密称号。

习,带回来大量的梵文贝叶经文。制度严密的译场,译出了大批佛教经论,培养了大批翻译人员(当时,所谓三老年、三青年、三中年合称九大译师)。举一个例,可以说明当时译经事业的兴旺:为了避免译经重复,把译出的经论编定了三个目录,即《庞塘目录》、《秦浦目录》和《登迦目录》。前两种已经佚失不见,最后一种就包括六七百种译出的经典,其中说明译自汉文的有21种。还编辑了《翻译名义大集》这样一部梵藏对照字汇的工作手册,也是为适应翻译人员工作的需要。

总之,这时候喇嘛教的活动似乎顺利得多了,但斗争并没有停止,喇嘛教里夹杂了一些离奇古怪的东西。比方说,密宗的修法轨仪,就成为反对者攻击的目标。密宗在汉地虽然也曾被介绍进来,但它跟儒家的伦理观念抵触太大,始终未能流传开来。墀松德赞是佛教的积极倡导者,上述的佛教传布活动都是通过他的诏令进行的。没有想到,密宗的神秘而恐怖、残酷而野蛮的一套做法却引起了人们的愤慨。墀松德赞的妃子蔡邦氏,作为苯教的坚定的拥护者,她对喇嘛教提出挑战,曾公开发表抗议,说:

所谓噶巴拉(ཀ་ལྷ་ལ)就是人的颅骨;所谓巴苏大(བ་སྤྲུ་)就是掏出来的人肠;所谓冈林(ཀང་ལྷིང)就是人胫骨做成号角;所谓福田德基(ཁྱེད་ཆེན་གཡུང་གཞི)就是铺开的一张人皮;所谓罗克多(རལ་མོ)就是在供物上洒鲜血;所谓曼陀罗(དབྱིལ་འཁྲུང)就是一团像虹一样的彩色;所谓金刚舞(རྩི་རྒྱུ་ལྷ་ལ)就是戴着人骨花鬘的人。……这不是什么教法,这是从印度进入西藏的罪恶。^①

这可以看做一个信号,苯教徒从理论上、思想上论争,不是佛教的对手,就选择佛教密宗这一薄弱环节进攻。斗争反复、激烈而且持久。苯教徒总结了经验,他们也采取了佛教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他们大量地把佛经改头换面作为苯教经典来武装自己。于

^① 《莲花生大师遗教》第79品。参见霍夫曼《西藏的宗教》第2章、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第1篇

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是“寇能往,吾亦能往!”墀松德赞不得不颁发诏令,禁止苯教徒“篡改佛经”。他左袒佛教,倾向性是很清楚的。

公元836年爆发的灭佛运动,可以说是苯教徒最后一次挣扎。尽管朗达玛(ལྷ་སྒྲུབ་པ་)在苯教支持下夺得了政权,下令灭佛,以行政手段,继之以暴力,屠杀僧人,逼令还俗、改宗,封闭和摧毁寺庙,在整个西藏地区造成一时恐怖的局面,但是并没有维持多久。朗达玛垮了台,似乎是苯教也没有很大发展,因为它只能把人们带回到原始的灵气主义的蛮荒阶段,西藏地方陷入长时间的分裂。恐怖的、流血的手段不能带来理论上的胜利,人民群众在“战祸连年,兵革不已,生产遭受破坏,生活陷于绝望”的痛苦深渊里,佛教的关于“人生苦海”的说教,关于“解脱”的追求,自然就重新博得信任。佛教教义麻醉着人们,使他们忘却眼前的痛苦,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向人们出售廉价的进入“极乐世界”的门票。用虚幻的“平等佛性”的学说,安慰着苦难深重的劳动者。所有这些,苯教是办不到的。从此以后,苯教再也组织不了大规模的抗争。事实上,苯教成为佛教的一个支派,再也不去作反对佛教的任何尝试。^① 佛教,也就是喇嘛教,就成为西藏地方统治阶级的唯一的正统思想。它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1000多年以来渗入到文化的各个领域。

如上所述,一种外来思想本身不可能对当时的社会发生重大作用,只有当它与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会引起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那么,就看看当时在文化上影响的几个具体的方面吧!

(一) 建筑、美术、雕塑

前面已经说过,9世纪中叶以后,西藏地方陷于长时期的分裂,各地豪强势力占山为王,形成一个个地方集团。喇嘛教也与这一政治形势相适应,出现一个个独立的教派。更值得注意的是,教

^① 苯教被称为黑教,与喇嘛教的其他派别,白教、红教、花教、黄教并列。虽然这是汉族人对喇嘛教派别的俗称,也可以看作一般的观点。

派常常与地主豪强势力结成互为表里的统治核心。具体地说,先后出现了噶当派(གཏན་གདམས་པ་)、萨迦派(ས་སྐྱ་པ་)、噶举派(གཏུ་པ་)、夏鲁派(ཨ་ལུ་པ་)、宁玛派(རྟོ་མ་པ་)、格鲁派(དགེ་ལཱ་པ་)等教派。除了这几个主要的派别以外,还有若干较小的支派。而且噶举派的内部若干支派的势力膨胀,逐步上升,俨然成为新的流派,如止贡巴(འབྲི་གྲང་པ་)、蔡巴(ཚལ་པ་)、帕木竹巴(པག་མོ་བླ་པ་)、达陇巴(ཏཱ་ལྷ་པ་)、珠巴(འབྲུག་པ་)等。^① 这些大大小小的派别的领袖,与当地世俗的统治者的关系经常是“合二为一”,统治着广大劳动者,是政教两途,异曲同工。

新的形势给喇嘛教带来新的发展。首先,寺庙逐渐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这跟吐蕃王朝时期有显著的差别,吐蕃时期采取“七户养僧”的制度,就是说僧侣把生活来源分到劳动者户下去承担,寺庙本身没有像样的库藏,也不足以影响社会经济中的财富积蓄。到了11—12世纪以后,这些教派的中心都成为一个个农奴制度的经济中心了。寺庙有自己的庄园、农奴、山林、牧场,有自己的经济积累,财富增多,僧徒日众,形成独立的寺庙经济体系。接着,第二个特点跟着就出现,为了保存寺庙的经济财富不致散失,在出家人的特殊圈子里,产生了“活佛转世制度”。^② 上层僧侣借转世的办法,把财富继承权一代一代传下去。

在上述两个特点为背景的历史条件下,西藏地方寺庙建筑大大地增多了。下面是较大而著名的各个教派重要寺庙的一览表:

按:表中所列寺庙所属派别,是指解放时的状况。历史上的派别在发展过程中有了改宗。

① 关于喇嘛教的宗派叙述,藏族学者土观·却吉尼玛(1737—1802年)在他的《宗派源流晶镜史》(1801年成书)中有详尽的叙述。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也可参考。

② 最早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是噶举派的噶玛巴。他的黑帽系和红帽系,都较早地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黑帽系第一个转世活佛是噶玛拔希(ཀམ་པ་མཆོག་, 1204—1283年)。红帽派第一个转世活佛是扎巴僧格(བླ་མ་སེང་གེ་, 1283—1349年)。黄教的达赖、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比起噶举派来晚得多,但有了极为完整的形态,把转世制度推向最高峰。

寺庙名称	所属教派	兴建年代	所在地点	备 注
大昭寺	格鲁	唐,历代增修	拉萨	修复完好
小昭寺	格鲁(上密院)	唐,历代增修	拉萨	残破
布达拉宫	格鲁	唐,1652 扩建	拉萨	完好
桑耶寺	宁玛、萨迦	唐,历代增修	山南贡噶	颓圯
昌珠寺	(格鲁)宁玛	唐	山南乃东	毁
迦材寺	(格鲁)宁玛	唐	墨竹工卡	有遗址
叶尔巴寺	噶当、宁玛	唐	达孜	有遗址
托林寺	(格鲁)宁玛	五代、宋之间	阿里扎达	?
热振寺	噶当	1056 年	林周	颓圯
蔡公堂寺	蔡巴	1175 年	拉萨东郊	有寺
桑朴寺	噶当	1073 年	拉萨西郊	存
萨迦寺	萨迦	1073 年	日喀则西萨迦	毁了一半
那塘寺	噶当	1153 年	日喀则西	印经院已毁
丹萨替寺	帕木竹巴	1158 年	山南乃东	毁
止贡寺	止贡巴	1179 年	墨竹工卡	毁
达陇寺	达陇巴	1180 年	林周	毁
粗朴寺	噶玛巴	1187 年	堆龙德庆	毁
类乌齐寺	噶玛巴	1277 年	类乌齐	?
昌都寺	格鲁	1347 年	昌都	?
泽当寺	(格鲁)噶举	1351 年	山南乃东	有寺
瞿昙寺	格鲁	1392 年	青海乐都	完好
甘丹寺	格鲁	1409 年	达孜	毁
哲蚌寺	格鲁	1416 年	拉萨西郊	修复
色拉寺	格鲁	1418 年	拉萨北郊	拉萨三大寺,修复
白居寺	噶举	1439 年	江孜	毁寺有塔
扎什伦布寺	格鲁	1447 年	日喀则	第四大寺,修复
羊八井寺	噶玛巴	1490 年	羊八井	毁
塔尔寺	格鲁	1577 年	青海湟中	第五大寺,修复
理塘寺	格鲁	1578 年	四川理塘	毁
果垄寺(祐宁)	格鲁	1612 年	青海互助	毁
拉卜楞寺	格鲁	1710 年	甘肃甘南夏河	第六大寺

喇嘛寺庙的兴建，不知凝聚了劳动者多少血泪！据乾隆二年（1737年）七世达赖申报理藩院的数字（魏源《圣武记》卷5）：达赖所属寺庙3150所，僧侣302560人，农奴121438户；班禅所属寺庙327所，僧侣13670人，农奴6752户。黄教以外各教、派所属寺庙总数还超过此数，可以看出劳动人民沉重的负担。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些寺庙都是藏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其中已有多处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巍峨的殿堂，灿烂的楼阁，五光十色，金碧辉煌，美化了藏区的城市，点缀着幽静的山林。这些高大雄伟的建筑，毕竟与贵族府邸、政府衙署不一样，人们可以进庙焚香、致敬，随意观光。同时，在寺庙附近往往形成集市，成为交换、贸易场所，因此与人民的关系异常密切。

藏区喇嘛寺庙建在平川的多是院落重叠，主殿拔地凌空，巍然高耸，回廊曲槛，幽邃多姿。坐落在山野的则依山而建，背山临壑，鳞次栉比，气象万千。再装饰以各种藏式佛塔，辉映着金光晃灼的金顶，更有形制突出的几处，令人过目难忘，不能不叹服藏族能工巧匠的艺术才能！

布达拉宫高达13层，高耸入云，宫墙红白相间，覆盖了整个山头，金顶灿烂，幢幡琳琅，拾级登临，凌虚畅酣，使人进入一种飘飘欲仙的境界。夏鲁寺蕴含着汉藏混合结构，底层是藏式的殿堂，顶层是汉式的明厅，上盖琉璃瓦顶，兽吻飞檐，十分别致，使人充分享受建筑艺术的美感。聂塘卓玛拉康是阿底峡手建小庙，十分精巧玲珑，背山面水，充分利用地形，花木掩映，流水铮淙，给人以十分清幽的印象。这些都是藏族建筑艺术的精华，值得保护和发扬！

喇嘛寺庙之内，都有极为丰富的壁画和轴画，进入任何一座寺庙都会感到有如山阴道上，目不暇接。藏族的艺术工匠无论在气魄规模上，还是在色彩、线条、形象刻画方面，表现力均极为高超。在创作过程中，有时完全摆脱佛经的造像量度统一、呆板的要求，把自己的阶级感情、艺术个性渗进作品中去，形成一幅

幅极为动人的画面。以至今天我们看到那些艺术珍品，还惊叹其高度的艺术魅力！

藏文大藏经（北京版）工巧明部有：（1）《佛像如尼拘嚩陀树纵广相称十拵度量》（即《造像量度经》），（2）《佛说造像量度经疏》（即前书的简明注释），（3）《绘画量度》（又名《阿思陀仙像传》），（4）《造像量度》。按：《造像量度经》在清乾隆年间又由蒙古学者工布查布从藏文译为汉文，在内地流传。以上四种，称为三经一疏。这是传统的佛像绘画、塑造的依据。这些工艺经典，提供了佛像创作时所必需的人体基本比例。但艺术工匠们在构思时，并不完全受它的限制。用笔着色、风格、精神、题材往往都根据自己的匠心独创。我们在藏区寺庙见到的绘画和雕塑，都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和人间情趣，原因就在这里。

壁画和轴画若按内容分，大致分为四类：

（1）佛、菩萨、声闻像：释迦牟尼、观音、文殊、普贤、地藏以及其他佛像。大都是按照《造像量度经》的比例规格绘制，有时也赋有人性，面容柔嫩，眼角低斜下垂，显得秀丽、慈和、文雅可亲。而密宗的金刚、护法则狰狞可怕，青面獠牙、三头六臂、怒目张口，令人感到畏惧。

（2）佛本生故事变相：把佛陀一生逐一绘出，用以“劝导群迷”，诸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这些作品中心思想在宣传佛教教义，形象地绘出因果报应、轮回流转等抽象的教义。这类作品中也有反映社会上苦难的场面，也有感人之处。

（3）达赖、班禅及历辈高僧的传记画和肖像画：这一类作品既体现出作者的精神面貌，也往往集中表现高僧的生理特征，如莲花生大师、阿底峡尊者、宗喀巴、五世达赖、四世班禅，米拉日巴大师。这些人的个性、特点都很不一样，画家们表现的技法也就有所不同。上述几个历史人物的特点各不相同，使人一眼便可分辨出来。艺术家们表现他们的才能，是把这些人物世间

化，而不是加以神化！^①

有这样的传说：大昭寺内的度母女神，就是以某贵族夫人为模特儿进行塑造的，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其特点来——“浓丽丰肌、绰约馨润”。这是人们熟悉的故事。可见，佛教的题材往往会体现出世俗的情趣。这是对喇嘛教要求的“超尘绝俗”的极大讽刺！

（4）历史风俗画：这一类作品最值得重视，布达拉宫内有：松赞干布像——英武豪迈；文成公主像——美丽端庄。五世达赖1652年去北京觐见顺治皇帝，受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的场面。日喀则德庆颇章宫内有“八思巴与忽必烈会于六盘山”的场景。大昭寺内有文成公主入藏，行至拉萨受到全城热烈欢迎的实况。卓玛拉康内有阿底峡在世时的塑像，曾得到阿底峡本人的称许，认为惟妙惟肖！夏鲁寺内有布顿大师塑像，据认为是接近其本人相貌的作品。

总之，喇嘛教的教义驾驭了艺术，但艺术家的良心却冲破了宗教的束缚。这种矛盾的、复杂的现象，有待人们去进一步清理、辨析。而藏族古代的艺术传统必须继承，发扬光大。使它能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

（二）翻译、文字、印刷术

按照传统的说法，藏文是松赞干布的文臣通米桑布札仿照梵文的某种字体（有的说是迦湿弥罗文，有的说是兰查字和瓦尔都字）创造的。对于这一说法，近若干年来人们产生怀疑，认为可信的证据不足。但是，藏文的创造是为了翻译的需要，而藏文最早的作用是“翻译”，几乎是公认的事实。由于吐蕃王室的鼓励和提倡，曾派出大批青年到印度迦湿弥罗、尼婆罗和唐朝去学习语言文字，其中不少人颇有成就，回藏后开始了翻译佛经的

① 瑞典斯德哥尔摩1952年出版的《布衣米拉圣者画传》（英文版），即利用28幅关于米拉日巴事迹的唐卡（རལ་ཁྱེད་ཀྱི་མཆོད་པ་ལྟར་གྱི་མཆོད་པ་）编辑而成。英国威尔康医学史研究所1972年出版的《西藏医学集》（英文版），附有两幅关于藏医圣手宇妥·允丹贡布画传的唐卡，极为可贵。